

约20年前,电视播报韩国高考新闻,有家长在寺庙拜佛场面,电视台引为谈资,是作为负面教育文化认识的。岂不知许愿还愿及各种禁忌的科考文化,是从我们中国成套蔓延出去的,如果有闲翻书,不难找。

然没几年时间,磕头烧香,说复兴就复兴了,新旧宝典,层出不穷,四方寺庙的高考香火,也一下子就旺起来。今春南京有寺庙举办法会,“为中考高考学生祈福”,仪式庄严隆重,报道图片上,家长虔诚跪拜成堆。寺庙方面不是不是文饰祈福,我不清楚;但如果这个祈福果真“灵验”,则从另一面证明学校“强化复习”是白吃苦,证明“教辅”可能是骗钱,证明“家教”是无用功……学校和神灵,人力与天意,按说只能信一方,左也不是右也不是,让考生两难。所以,以为学好数理化,就什么也不怕,很可能是胡话,要不,学得了科学,怎么还不断下跪?安徽知名的“高考工厂”,家长竞相在校外“高考神树”下烧香,势如纵火;考生在校内,一步一磕头地上山,跪拜领袖像,若非有图为证,不敢相信那是21世纪的中国学校。这几年媒体多次报道,高考考场外有家长“念经助考”,最甚者逢考必念,自始至终,接连念四场。回想首尔寺庙考生祈福那个规模,实在小巫见大巫。



世界象 杂谈

在北极观熊观鲸

钱绍昌

标题是在北极观熊,读者以为那必然是北极熊吧。不是不是,真正的北极熊生活在北纬80度以北的北冰洋上,那个家伙看上去很可爱,其实性格凶狠,人们是无法接近的,一般老百姓也没有条件抵达这么高的纬度。我这里说的“观熊”指的是灰熊。我们那次坐邮轮前往阿拉斯加,最北只是抵达费尔班克斯,它处于北纬63度,严格地说尚未进入北极圈,因为北极圈是在北纬66度33分。可是船长告诉乘客说已经到了北极,我们也就乐意地接受了。毕竟“到过北极”是很值得在亲友面前显摆的一件壮举。

观看灰熊最有趣的是看他们抓捕鲑鱼。鲑鱼我们俗称“三文鱼”。灰熊抓鱼总是在每年6月份,它们耐心地等在一条犹如低坡度楼梯那样的“梯河”边上守株待兔。这是鲑鱼每年一度大快朵颐的时分。在这季节,大批肥硕的鲑鱼就会沿着“梯河”奋不顾身地逆流而上,涌向河流上游的产卵地点去产卵。这时灰熊看准了目标,一站站起来,接着猛扑下去,一口便咬住一条一尺多长肥大的鲑鱼,然后就快活地到一边去享用了。



夜光杯

在四川梓潼大庙,见到全国名校莘莘学子还愿的锦旗,成百上千,层层相叠,成为该庙特色,我因之很想告诉“高考把关教师”们:你们声嘶力竭叫喊三年,在考生心里,或许不及菩萨的一声未吭。

从前也有忌讳,比如,考试前,不给小孩子吃咸鸭蛋,忌讳考零分;

如此“旗”“马”

吴非

菜肴名称要好,要“满分”,“吃馒头”,谐音吉利;还有劝不能“吃干饭”,担心“素餐兮”。只是当年食品紧缺,供应困难,能吃上个咸鸭蛋,很不容易;再说,能“吃干饭”,比喝粥要强多啦!其实那时也是说了玩的,毕竟各种原因太多,应试教育未成风,更有“凭手上老茧”或交白卷上大学的荒唐。这个,也是本土文化。

如今吃饱喝足,忌讳便多了。每年高考新闻,记者都有新发现,今年考场门前,有助阵教师、家长穿旗袍,据说是为讨吉利,微信上流传“高考穿衣宝典”,要“旗开得胜”。“旗袍”也算“旗”?本当锣鼓声起挥舞战旗,闪亮登场的,只不过着件旗袍,就能得胜,这成本未免也太低了。“宝典”又称男士要着马褂,取

戒嗔住处旁边的杂物间,堆砌着不少东西,平日里我们把一些很少用到的物品都放在里面,有时寺里东西损坏了,总是舍不得扔,也放在里面。

终于有一天,杂物间里堆放着满满杂物的木架子轰然倒塌,上面的物品全部压在了一起。

这一次大家终于下定决心要进行一次清理。寺里的人把杂物间的东西,一件一件移到院子中间,乱七八糟的东西居然有很大一堆:有破了的蒲团,里面的棉絮已经很少了;还有被香烛烧出洞的绒布桌布,显然没有什么用处了。

清算盘点一下,真正可能用到的东西,只有十分之一而已,而大部分的东西都是毫无用途的垃圾。大家决定彻底地清除这些垃圾,于是咨询了平日负责运送寺里垃圾的施主,可他的车子也放不下这么多东西。

“马到成功”意,这更是马肉眼:大热天,着马褂岂不背时?好玩的是,因为无处买马褂,教师家长偷工减料,索性穿个红马甲,网上有照片,一排男士穿着红马甲,像证券交易所的。有清一代,旗袍马褂,民族服装,宫里宫外,官府民间,懒得创新,本无“得胜”“成功”之义,穿二百多年,由兴入衰,宫里也穿洋装了。我私心以为,那兴风作浪,装神弄鬼,企图推动考场外旗袍马褂风气的,实在不怀好意。考场里的孩子,受过科学文明教育,应当有自信,不迷信,再说,绝大多数人的费用,还得靠爹娘省吃俭用,怎么忍心让爹娘为了祭“旗开得胜”“马到成功”,穿背心衣物?但十多年来,家长为孩子读书,早已精疲力竭,失魂落魄,多折腾一回,也认命了,比起此前吃的苦头,算什么?可可怜中学教师不似家长仅此一回,如成了风气,就得年年穿旗袍套马褂了。

当年学生自找错误,非要把试卷上的90分改为88,我们也只当玩笑,现在分分计较,还会有那样的潇洒吗?时下流行新宝典:试卷发下,先吻一下,因“吻过”即“稳过”。我听说,即使压力大,测字算卦,学生还是蛮文艺的,如念叨:“范进中举”有何局限呢,若非开心过头,何以至此?以我看,这“范进中举”四字,拆开来看,那一个,也是极好的……”

戒嗔住处旁边的杂物间,堆砌着不少东西,平日里我们把一些很少用到的物品都放在里面,有时寺里东西损坏了,总是舍不得扔,也放在里面。

损毁的架子 释戒嗔

于是一戒嗔和戒傲只得借了他的工具专程去山下运送这些垃圾。忙碌了一整天,杂物间终于变得空旷,新做的架子放在其中,再放些物品,也不显得凌乱。

杂物间里的故事,其实在生活中也不断地上演着,那些无用垃圾就像我们身上的小缺点。

我们总能找到足够的理由,不肯放弃本应放弃的缺点,并认为无伤大雅,而事实上,我们的陋习会像杂物间里那些毫无用途的垃圾一样越积越多。直到有一天,积攒到让我们受到伤害时,才会引起我们重视。

其实未必一定要等到木架子损毁之时才想到去弥补,当初的我们完全可以果断将它们随手丢弃掉。

三寸金莲藏功力 翁翥然

社会学家邓伟志教授因勤于探索,敢于发表独特的理论见解而被学术界朋友尊称为“邓公”。近日在社联听他声情并茂的演讲,不禁回想起与邓先生交往的二十几年中发生的几件小事。

1993年岁末,我有缘与邓先生相识,发现他经常风尘仆仆地骑着一辆老坦克穿街走巷,搞田野调查。大约1995年的一天下午,我在延安中路,茂名路口遇到红灯,正驻足等待,忽见邓先生骑着老坦克在非机动车道晃了晃,人差点摔倒,这时一个年轻的交警一个箭步,上前将邓先生扶住,但说他闯红灯,要罚他的款。我急忙过去调停,只见邓先生闪光的额头上汗珠滚滚,他结结巴巴说自行车刹车失灵,遇到红灯控制不住,并表示要赶去一个会议。交警仍不放心,情急之中我说:“你拦的人是我邓伟志先生,他有急事,就放他一马吧!”我话音刚落,那交警立马挺立如剑,一个敬礼,请邓先生过马路。望着邓先生骑车远去的背影,交警不解地问我:“我读过邓伟志先生的文章,更敬佩他设立‘邓伟志信箱’为老百姓维权,也知道他是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为什么骑着老坦克满街跑呢?”

这辆老坦克确实不平凡,有时会给邓先生营造出戏剧性的场景。亦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上海的民主党派大厦落成了。那天上午,晨光照耀下的民主党派大厦举行隆重的启用典礼,首长的车停满了大厦四周。邓先生作为民主党派领导,居然不知趣地骑着老坦克去参加典礼。邓先生将老坦克停妥,昂首挺胸地跨入大厦大门时,却被保安拦住,问他何方人士。无论邓先生如何解释,保安愣是不相信,双方僵持在那里。当典礼即将开始,民进上海市委领导发现邓先生未到,立即下楼寻找,见到了这难堪的一幕。接下来的场面十分可笑,那保安竟吓得成了契诃夫笔下的“变色龙”,而当我得悉此事时,脑海中猛地浮现出上世纪30年代,鲁迅去国际饭店拜望英国大文豪萧伯纳,因衣装寒酸而被拦在门外的荒唐轶闻。

邓先生是名恋旧狂,他后来得了一场重病,政府给他派了一辆首长用过的小车,但他依然保存着自己的老坦克,就像爱护一匹已经退役的老战马。由此生发开去,我第一次去拜访邓先生时,他尚

演着,那些无用垃圾就像我们身上的小缺点。

我们总能找到足够的理由,不肯放弃本应放弃的缺点,并认为无伤大雅,而事实上,我们的陋习会像杂物间里那些毫无用途的垃圾一样越积越多。直到有一天,积攒到让我们受到伤害时,才会引起我们重视。

其实未必一定要等到木架子损毁之时才想到去弥补,当初的我们完全可以果断将它们随手丢弃掉。

当时身处中心圆听讲席的我,更是有置身戏曲演出后台的错觉。

紧接着,牟老师穿着“男版高跟鞋”当场表演了已渐失传的跷功。这是《战宛城思春》中的片段,牟老师扮演的邹氏百无聊赖,被花园的蝴蝶吸引后,急急小碎步向前用手绢扑扇,他步子轻盈得好像是在平地上走动。我不禁惊叹,“身为女生,如果让我穿着恨天高做这些动作,没有优美的回转姿态不说,估计三两下后就只能在花园泥地里找到摔得狼狈不堪的我了。”我想这背后一定有我们看不到的近乎残酷的练习,如果不是有超出常人的毅力和对戏曲的热爱是达不到的,我萌生出想去剧院亲眼看看跷功表演的愿望。

住在泰兴路上的中华新村。我因采访过康有为的儿媳、原全国政协委员庞莲老太太,知道中华新村前身是上世纪初叶康有为居住的辛家花园,上世纪30年代改建为新式里弄,内有当时康有为特意为种的5棵广玉兰,现尚剩4棵,而邓宅隔壁和后面,恰恰有两棵。邓先生

听罢,仰天大笑道:“怪不得这些树上每天群鸟争鸣,香风阵阵,原来是康有为亲手所种,我是得了他老先生的灵气啊!”其实,他自从入住中华新村,每日黎明便在鸟鸣、特别是数百只麻雀的叽喳声中起床,伏案阅读,笔耕,这些情景写在了一篇《人比雀儿累》的文章中。那天,他得悉广玉兰树的来历后,干劲更足了。后来,邓先生将这段历史通报静安区,从而使中华新村成了上海市优秀建筑保护区域……

沧海桑田,弹指一挥间,从邓先生的演讲一下穿越到10年前的春天。斯时,正值《探索与争鸣》创刊20周年纪念,开毕纪念会,众多学者想举办一次笔会,然而,到哪儿去筹这笔经费呢?一番焦虑,我倏地想到了浙江衢州学院的科研处副处长吴锡标教授,便提出去那儿搞活动,盖因衢州的烂柯山乃中国围棋发源地,斯处可以让人对国家、民族之棋,人生之棋产生酸甜苦辣的联想。

孰料此事报到衢州市里,惊动了该市高层,作出决定:热烈欢迎邓先生带领的上海学术名流,市委副书记、市长、副市长及衢州学院领导出席会见。

更有意思的是,衢州市领导安排了一位重量级“国宝”——孔子第75代长孙、衢州政协主席孔祥楷教授,欢迎邓先生一行。是晚,在温暖的春风中,孔祥楷在有着800余年历史的南孔家庙欢迎我们。在热情洋溢的气氛中,当孔祥楷那天庭饱满的前额差点与邓先生的大脑壳相撞时,全场爆发掌声。为了表达上海学者对邓先生的感激之情,由我的老师王家范教授提议,选举邓先生为上海学术界带头人,全体学者一致鼓掌通过。然邓先生却涨红了脸,双手乱摇,颤颤地说:“不敢当、不敢当,你们就叫学界男子汉吧!”

如今,邓先生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始终以一介平民的本色,以宽宏的气魄笑傲人间曲折,如工蜂般在理论园地里辛勤耕耘。



竹 (中国画) 邹昌霖

月“情分四季,戏里姻缘”京剧生旦对戏四联展演中,北京京剧院的花旦黎明芳和上海京剧院的老生范永亮携手带来折子戏《游龙戏凤》,这场演出尝试将实时转播手段引入到舞台中来。当扮演李凤姐的黎明芳老师活泼地疾步出场时,现场镜头特写了她的金莲,虽然很快也很短,但因为有了之前讲座的铺垫,我即刻捕捉到了这一看点:“这是跷功!”接下来的演出,我在欣赏唱段之余,就将目光牢牢锁定在索老师的双脚上,演出结束后还向同行的伙伴分享了我对跷功的了解。因为东艺的艺术欣赏讲座,我已经开始从一个只会看热闹的门外汉,渐渐懂得一些门道了呢。

一个乐迷是如何转变成古典音乐普及助推者的,请读明日本。

我与“东艺”